

□散 文

立夏之美

钱续坤

追随着耕耘的犁铧，沐浴着谷雨洗礼，立夏这个顽皮好动的小子，一眨眼的功夫，就翻过了春天的栅栏，火急火燎地去向节气母亲报告自己的心事。这些心事原是他孕育许久的秘密，一般情况下不会轻易透露的，可是现在时令不等人了，那高亢嘹亮的布谷和此起彼伏的蛙鼓，已将他初开的情窦全部袒露了出来，逼得他不得不别扭中带着羞赧，轻声地对母亲说：“请您给我准备迎娶的婚车！”

节气这位仁爱慈祥的母亲，对自己的二十四个孩子从不溺爱，也不偏心，同时深知这些孩子相貌的俊丑、脾气的好坏和心智的生熟。对待立夏，她对儿子相貌的风度翩翩，还是蛮有信心并且引以为豪的——不信你看呀，谷禾的嫩叶在暖风的吹拂下已变得翠绿了，水中的荷钱在虫鸣的呼唤中也挺直了腰杆，更有那红的樱桃、绿的芭蕉、紫的桑葚，吸引着过往的鸟雀和蜂蝶，纷纷停下振动的翅膀，争相目睹立夏那青涩中透溢出来的俊俏容颜。只是那刚刚插下去的一垄垄稻秧，现在还

有些稚嫩，单薄的身子难以撑起初夏的主题，可是节气母亲一点儿都不着急，她知道只要阳光灿烂、水分充足，立夏这孩子便会像秧苗一样，很快就会努力地向上进节，到时葱茏一季，葳蕤一片，定会成为一位人见人爱的“小帅哥”。

立夏的脾气属于不温不火型，即使偶尔耍点“小性子”，也是那种讨人喜欢的“暖男”，不像小暑那样反复无常、大暑那样酷热难当、处暑那样老气横秋。既然是“暖男”，自然有其乖巧可爱的一面，不信你瞧，檐下的几张黄口非常显眼，那是出生不久的乳燕在等着喂食呢；而在燕窝的下面，一群叽叽叫的鸡雏跟在老母鸡的后面，把农家的小院闹翻了天；还有好几只蝉蛹正趁着黎明的曙光，慢慢地向着柳梢爬去，它们得赶紧在太阳出来之前，将身上那件臃肿的“大衣”脱掉……这些乳燕、鸡雏和蝉蛹，都是根据自然之规，按照生命之律，按部就班地繁衍生息，因此都是十分听话的好孩子。立夏的“小性子”主要体现在气候上，你说下雨吧就痛

快淋漓地下，可他偏偏拧着，午后随便洒下几滴，便跑得无影无踪；你说打雷吧就风驰电掣地打，他也剑走偏锋，轰隆隆地敲击几下，然后偃旗息鼓了；还有那呼呼往上窜的气温，诱惑着大姑娘小媳妇早就穿上了迷你花裙，可那寒气尚未完全消融的风儿吹过，只听得大街上的喷嚏一声接着一声……

毕竟是乳臭未干的毛头小伙，立夏的心智还没有完全成熟，禀赋也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节气母亲对此却并不苦恼，她在民间搜集了不少“偏方”来加以指导。首先在饮食上郑重其事地叮嘱：“立夏吃蛋，石头踩烂！”意思是立夏多吃鸡蛋和鸭蛋，人就会劲头十足，力大无穷；同时还不忘提醒他：“不饮立夏茶，一夏苦难熬。”其实立夏茶就是之前采摘的谷雨茶，只不过在立夏这天饮用罢了。其次在称重上不厌其烦地去絮叨：“立夏称人轻重数，秤悬梁上笑喧闹。”称重的习俗由来已久，人们常常在村口或门框上挂起一杆大木秤，秤钩之下悬挂一张凳子，大家轮

流坐到凳子上面去称重。司秤人一面打着秤花，一面讲着吉利话，称老人时会说：“秤花八十七，活到九十一”；称姑娘时总言：“一百零五斤，员外人家找上门。勿肯肯偏勿肯，状元公子有缘分”；称小孩时则道：“秤花一打二十三，小官人长大会出山。七品县官勿犯难，三公九卿也好攀。”再次在养生上循循善诱地去开导：“心为一身之主，脏腑百骸皆听令于心。”中医认为，五脏之中的心对应夏，“心主神，为神明之用”。此时不仅仅情绪波动起伏明显，而且肌体的免疫功能也较为低下，稍有不慎就会引发各种疾病，从而影响身心健康，所以在立夏之际做到神情安静、笑口常开、自我调节、制怒平和，实在是至关重要。

至于准备迎娶的婚车，节气母亲却一本正经起来，她板起严肃的面孔，指着立夏的额头，嗔骂道：“臭小子，别想那浪漫的美事了，你还嫩着点，等着快快长大吧！”挨顿臭骂的立夏，吓得吐了吐舌头，扮成一个鬼脸，步履匆忙地向着季节的深处跑去……

□诗 歌

登舜耕山(外六首)

程永生

大汗淋漓上舜耕，
淮河儿女几桔荣？
刘王鸿烈通天地，
谢相儒文遣将兵。

煮豆澄浆华夏白，
燃煤发电中原明。
凉亭借我金晴眼，
水北山南览纵横。

小桥仙境

叶茂藤青一小桥，
远离巨浪绝尘嚣。

骄阳似火汗垂柳，
朗月如银媚碧霄。

夜访水库源头

日落灯明暮色昏，
弯弯小径去何村？

龙泉夜访泉龙醒，
惊动山魂并鸟魄。

龙泉夜景

一湖碧水少涟漪，
裸树凌空秀几枝。

闪烁灯光修远道，
龙宫淡雅也相宜。

老龙眼之夜

一湾碧水一湾星，
两岛鸳鸯两岛情。

不识淮南龙眼夜，
疑为吴越打鱼灯。

龙眼水库库坝夜景

龙眼黄昏入夜时，
喧嚣无助辨身姿。

车灯竟比楼灯亮，
碧水涟漪走韵丝。

龙泉倒影仙境

欲寻仙境欲销魂，
踏遍淮南走遍村。

唯有龙泉翻倒影，
灯光初放日黄昏。

□组 诗

妙山行

旁白客

香椿头

妙山下群峰接驾，唯有
香椿树以鲜嫩的头头接我，
找星期天
以树报春，颈挂香囊。闻一下，
气息便被口水的气垫船
破浪。村妇弯着枝接下，一
叶叶
喜报，说“手跟不上天暖，摘

不完。”

今春，我陪同，竟也这般迫
切。一头
扎进盘子的漩涡，可邂逅鸡
蛋，抑或
其他搭档。如此，咽下盘中
的春天

云实花

从未见过这么黄的云，在枝头
翻滚，像菊
清瘦，偏被腾云，层级
如塔，怀抱正果。一茎茎
笑傲。一棵树到另一棵树

没一茎趴下，或向下。
原来，云
端坐其上
牵线

乐润套水库

乐润山一头冲下，好在
被套。傻乐啥？水不算深，
中间蹲个圆点，像个抽旱烟的
老者，以烟杆为半径画烟窝
里的收成
东北看，像一个三角形击出
霹雳掌
西北看，另一个三角形捉

胸领命。一次次，积攒
云雨的多边形。站在
山坡看，谁执圆规？水库，一
步步逼近圆
以滚水坝为引子，平添
一个“乐”字，大水珠、小水
珠拨动
百家田联欢

陪树荫千杯

大树喝不醉影子，清风在
影子也练不成醉拳。我，好
久
没陪树荫小睡，更不用说
千杯，且有三五只鸟儿在旁
腾挪
助兴唱曲

不必拉我。有农家乐成全
有星期天站岗，有小溪引流
三个文友，两个朋党，我在
被大树罩着，被春风淋着，
露天
影子不弃，我
千杯不醉

妙 山

妙山，退不回庙山
白塔寺退不回白石塔，抑或
传道
回不到传说。更不用说，退
回苏轼
《出颖口见淮山》的双眼
一只发现“寿州已见白石

塔”，另一只
转交我，阅读
不妙。志书说，“今塔庙尽废”
坐吃山空，被迫更今名
放牧满山苍翠。草木接我做
人，我，却无法
从容按回车键，换行



山丘之光

邢善良 摄

□散 文

芍药花的“泪”

张 正

五月的小城，属于芍药花。两千多亩的园子里，金带围、高杆红、金簪刺玉、大富贵、莲台等，一百多个品种的芍药花，竞相开放，红的、紫的、粉的、黄的、白的，如楼、如冠、如盘、如碗、如蟹、如绣球，满眼是，铺天盖地。一场花的盛会。一片花的海洋。

游园的同时，有人惊呼：芍药花在流“泪”！

真的，那是在尚未开放的花骨朵上，分泌出一团团透明的胶质的液体，正像是挂在眼角的“泪”。

“有情芍药含春泪”，为什么，在缤纷的花事来临之际，芍药花会流“泪”？难道在感伤美好春日即将逝去？抑或是，深知繁华鼎盛到来的那一刻，也是走向衰败没落的开始？

触摸一下它的“泪”，像是为亲爱的人轻轻拭去伤心与委屈，抚慰她，亲昵她——它的“泪”，黏黏的。又忍不住，亲吻了一下芍药花的“泪”。它的“泪”，不是淡而无味，也不是咸咸的，而是蜂蜜一样的清凉、甘甜。

我明白了，在这最美好的时刻，芍药花流出的，不是伤心、委屈的“泪”，而是欢喜、幸福的“泪”，就像少女接受初吻的那一刻，就像新娘披上婚纱的那一刻，就像初为人母的女人分娩阵痛的那一刻，就像我们走上人生的领奖台、事业成功的那一刻……世间的泪，并不总是咸的或苦的。

□小小说

我和女朋友是大学同学，毕业后女朋友考上公务员留市里工作，我去一个偏僻的乡镇当老师。女朋友的父母一直反对女朋友与我交往，不仅因为我没考上公务员，还因为我家里穷，无力在市里购买商品房。但女朋友顶着压力，一直与我交往。双休日，多数时候是我乘车赶往市里与女朋友会面，有时候她也到乡下来看我。

女朋友的生日就要到了，我专程去市里买了个女包，虽不是名牌，但是真皮的，设计还算新颖，至于做工就不必苛求了。正当我准备带着礼物去市里陪女朋友过生日的时候，晚上女朋友突然打来电话，她说：我们分手吧。

在那一瞬间，我大脑缺氧，眼前一阵天旋地转。

她终于顶不住了。本来嘛，长相不比谁差，工作也好，为什么非嫁给我这个穷小子呢？也许她已经遇到了比我更优秀的男人。但我还是不死心，我强装冷静说，强扭的瓜不甜，我尊重你的选择，但后天就是你生日了，我已经给你买了生日礼物，让我再陪你过最后一个生日吧。那边无声，很久，我终于听到女朋友说：你还是别来了。

眼前一片黑暗。但我坚持说，我把礼物给你快递过去吧，明天一早就去邮局，你生日一定能收到。

女朋友说，你愿寄就寄吧。

这一夜我一直玩电脑游戏，真要感谢发明电脑和电脑游戏的人，不然这一夜我真不知该怎么度过。第二天一早，我吃了碗泡面，去邮局给前女友寄生日礼物，现在我只能这样称呼她了。天下着毛毛细雨，不知道是疏忽还是别的原因，我伞也没带就出发了。

一夜秋风秋雨，落叶遍地，不禁心生悲凉。大概同样是秋天的原因，才使女朋友提出与我分手的吧。秋天容易让人伤感，秋风秋雨愁煞人，有诗句这样写道。

我到这个镇中学工作一年多多了，还从没给邮局打过交道，与家人和朋友联系，手机就解决了，就是邮局位置还是我从网上现查的。这个镇总共三个邮局，或者根本称不上邮局只能叫邮电所。从我所在的中学出发，往南有个邮电所，从这个邮电所往东有一个，再往南还有一个，三个邮电所的距离从百度地图上看着差不多。

先走了一段泥泞路，然后是砂石路，砂

最后一公里

王明新

石路上积着一汪一汪的水，由于我心不在焉，旅游鞋很快就湿透了水。雨虽然细，却很密，我感觉身上的外套越来越重，外套很厚，虽不至于湿透，但摸上去已是湿漉漉的了。走了大约40分钟，我终于到了距我最近的那个邮电所。让人沮丧的是，邮电所没开门，紧闭的大门上写着星期六休息的字样。

我打算回去，但看着手中准备寄给前女友的生日礼物又犹豫了。如果今天不能寄走，前女友生日那天就无法收到，礼物也就失去了意义。但赶往下一个邮电所大概还要40分钟，而且天下着雨，我又没带伞，再淋下去，外套有可能湿透。再说，下一个邮电所星期六会不会同样不上班？

我站在原地犹豫不觉。

但现在回到那个冷清的学校，回到那间清冷的宿舍又能干什么？让我在秋风秋雨里走下去吧，让雨水把我的衣服打透，让我发烧让我感冒去吧！想到这里，我振作精神，继续向前走去。

现在纠结我的是“星期六休息”是邮电系统的统一规定还是下属邮电局、所各自为政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的非统一安排？如果是统一规定，我就是跑断腿也白跑，如果是根

据实际情况作出的非统一安排，这个邮电所休息，下一个邮电所则有可能营业。

走了一会，雨倒是下不了，但浑身又湿又重还是很不舒服，尤其是双脚，进了水的鞋子又湿又滑，走起来十分吃力。又过了40多分钟，我还是赶到了第二个邮电所，第二个邮电所同样关着门。

最后的希望只剩下最后一个邮电所了。

显然，最后一个邮电所不上班的可能大幅度上升。但我想，既然已经走到了这里，再向前走一段又何妨？至于第三个邮电所不上班，只好听天由命了。

这时候天又下起雨来，而且加大了。当我赶到第三个邮电所的时候，苍天不负有心人，这个邮电所竟开着门，这让我喜出望外，好像只要我把礼物寄给女朋友，就能挽回我的爱情一样。我快步踏上邮电所的台阶，邮电所门前站着一个人，像是一个女工，像是等什么人，当她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她手中的伞突然从手里滑下来，我大吃一惊，她正是我的女朋友。

她扔掉伞紧紧抱住我，说，我知道你会来的，我们不会在最后一公里跌倒。



初升的太阳

张守庸 摄